宋元學案

震澤學案表

王蘋——陳長方
伊川、龜山門人。安定、濂溪、明道再傳。陸學之先。
陳少方
楊邦弼
章憲
章悊
周憲
范如圭 別見武夷學案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陸景端 別見和靖學案
施庭先——方翥 見上震澤門人

宋宜之
曾逑
方蓊——從子耒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附翁深父
林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陸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並次雲講友
附晏明中
陳戊
尹焞別爲和靖學案
張繹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並震澤講友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李子勉

並震澤學侶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震澤學案

祖望謹案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予讀信伯集頗啓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于上蔡予以爲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

此一種吳道震澤學案（梓材案此卷謝山原底稱平江學案後定序錄改稱震澤）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王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其父徙吳先生師事伊川其于同門楊龜山輩爲後進而龜山最可許之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惟信伯也（雲濠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震澤少師事龜山以布衣入中秘制曰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又曰勉行爾志毋負師言蓋謂龜山也）高宗親征駐驛平江守臣孫佑薦其學行召見對曰民離而聽之則恐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以衆之所同固有至公之理也今親征詔下而四方民大和悅以其當于人心耳陛下誠推是心以見于用人則用人必愜人望推是心以見于政事則政事不拂乎人情又曰人主好惡

如天無用心于其間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使朝廷不乏才要道也汲黯之戇漢武帝每惡其妄發及與嚴助論之必以爲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唐太宗每與語至夜分至嘗羣集則以佞人目之二君不蔽于好惡所以能盡臣下之賢否願陛下察忠佞爲取舍又曰陛下留意春秋臣謂帝王之學當與世儒之學異世儒之學往往于經世大法莫之察也帝王之學在措諸事業此其所以異也上語輔臣曰蘇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宦于朝者此通儒也賜進士出身授祕書省正字金師既退應詔陳言奏三事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上嘉納之又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相傳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

心萬善皆備故欲傳堯舜以來之道擴充是心焉耳與修神宗實錄兼史館校勘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徽猷閣待制尹焞皆舉以自代而安國言之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裨益以著作佐郎通判常州尋奉祠秦檜惡之以從子誼坐法株連奪官久之復主管台州崇道宮祠先生樸實簡默頹然若與世相忘未嘗著書垂老乃作論語集解未成而卒（雲濠案先生著又有易傳見尹和靖書當時曾鏤板于吾邑）其于同門蓋亦和靖之亞故和靖之寓虎邱與先生最相得其才氣遠不逮文定然如范伯達曾吉甫皆文定高弟而請益于先生惟謹可以知其所造之粹較之漢上之夾雜殆遠過之呂居仁于程門諸宿老從遊殆徧亦亟推先生惟朱子謂其不過一識伊川之面而

所記都差得無太過邪

震澤記善錄

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

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曰是非伊川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說昔伊川嘗批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如何未瑩伊川答甚觴曰中無倚著蓋須是四旁方可言不倚

伊川言顏子非樂道則何所樂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所樂則有所倚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

祖望謹案至樂無樂之說似未可以釋伊川之語

問大哉乾元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曰元巳是生物之始

問鬼神是陰陽之功用非世俗所謂鬼神也然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皆以鬼神與人析言之曰明底便是禮樂幽底便是鬼神指事故異名非以鬼神與人為二也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玩味咀嚼昔有以此問伊川者伊川答曰若一看有得終不浹洽盡吾道非如釋道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若未有見且暫放過思不可苦苦則愈遠

學者體究切不可以文義解釋張思叔所謂勅君莫作聰明解

也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曰順理之謂直則是率性之事矣曰伊川說上一折顯道說下一折

問君子何患乎兄弟似無差等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故以此廣其意蓋語有抑揚也

問仁人心也而又曰以仁存心何也曰觀書不可梏于文義以仁存心但言能體仁耳

人心本無思慮多是記憶既往與未來事乃知事未嘗累心心自累于事耳康節詩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都是別支吾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卽是道德性命之理禮記凡

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堯舜揖遜之心即羣后德讓之心即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灑掃者誰與應對者誰與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只是一理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非特彼憤而我之心已先亂矣

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祖望謹案信伯大段似和靖後輩則延平亦頗近之然其詞氣所少精采耳其微有差處則以近禪也子以朱子之言細核其語錄因舉其可疑者于後

問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曰洞達無間豈止塞于天地

祖望謹案此言謬矣或者門人記錄之失

問如何是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正容曰萬物皆備于我某于言下有省

祖望謹案此亦近乎禪家指點之語

盡心知性以知天更不須存養矣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

祖望謹案此語亦謬

震澤文集

老氏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想所深曉也于道既得則聖人所以齋戒所以退藏于密所以和順于道德者皆不過此所謂密者意必固我有一尙存則不密矣如釋氏

謂鬼神窺覘不見者乃密也答呂舍人居仁

祖望謹案此段亦謬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震澤記善錄二十五條震澤文集二條今以文集一條移李子兔傳後記善錄三條移為附錄又一條移為陳齊之附錄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移入伊川學案

附錄

先生昔在洛中晚坐張思叔誦逝者如斯夫范元長曰此即是道體無窮思叔曰如是說便不好先生曰道須涵泳方有自得

范伯達云天下歸仁只是物物皆歸吾仁先生指窗問曰此還歸仁否范默然

祖望謹案此語亦近王伯安格物格到竹子之說

宗杲祭中書呂舍人呂公文云深明造道遊戲大千先生曰釋

氏只將此理來遊戲更無用處吾儒則不肯便休 以上記善錄

胡五峯與曾吉甫書曰河南之門得其指歸者零落殆盡今之存者叩其所安亦似規矩寬縱不加嚴謹後學將安所正如王學士說佛實見道體只是差之毫釐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若佛氏實見道體則逸轍何容有差伊川謂其略見道體今王氏乃改略爲實豈不迷亂學者

梓材謹案此謝山所錄五峯文集與曾吉甫條之上半截也移入于此謝山原底于王學士旁注云王謂信伯

汪玉山曰王信伯理會經旨全不費力嘗說龜山中庸解有過當處且如中庸不可能云有能斯有爲之者則與道二矣何必如此中庸自是不可能又如所以行之者一也只是達德有三而其所以行之一而已不必以一爲誠

林拙齋紀問曰天游嘗稱王信伯于釋氏有見處後某因見信伯問之信伯曰非是于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令看論語且畧通大義乃退而看之旦久旣于大義粗通矣又往求教令去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時靜坐靜坐又忽讀忽然有箇入處因往伊川處吐露伊川肯之某因問其所入處如何時方對飯信伯曰當此時面前樽俎之類盡見從此中流出

又曰信伯嘗見陳齊之壁間有溫公畫像正在賓位背後信伯久之不肯坐須令撤其像乃坐後與一士語及此云不惟是背畫像坐不便此亦不是書室中玩好之物

祖望謹案伊川之學傳于洛中最盛其入閩也以龜山其

入蔡也以諸呂其入蜀也以譙天授輩其入浙也以永嘉九子其入江右也以李先之輩其入湖南也由上蔡而文定而入奧也以王著作信伯考信伯師弟之淵源力量似稍淺狹然奧人自安定以來得重接學統者非其功與梨洲先生嘗以著作語錄不得爲恨今予幸得見之

震澤講友

肅公尹和靖先生焞 別爲和靖學案

張思叔先生繹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震澤學侶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李先生子勉

李□□字子勉南康人

附録

震澤送李子勉序曰子勉子畏友也剛直不屈言行必求合于古人雖忤大臣拂流俗曾不之顧然有爲而爲之未若無心而悉當直前不顧未若應之從容士不可以不宏毅足以有容足以有執乃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宏毅之所以不可偏也子嘗有意于斯而未能願與子勉共進之

震澤門人 胡程三傳

教授陳唯室先生長方

講官陳先生少方 合傳

陳長方字齊之本福州長樂人廣平游氏高弟侁之子也紹興

進士江陰軍學教授以毋爲吳中林氏女遂居吳中從王信伯遊隱居步里閉戶研窮經史以教學者其說主直指以開人心使學者歸于自得所著書曰步里客談尙書傳春秋傳禮記傳兩漢論唐論上蔡語論辯證學者稱爲唯室先生信伯門下士以先生爲上座上蔡語錄多佛語先生讀之知其爲江表民語凡若干條當時有鈔上蔡表民語合爲一帙者遂幷以爲上蔡之書而人莫知也其步里客談明季尙有其書而今亡矣弟少方字同之亦從信伯遊時稱王門二陳孝宗朝仕至東宮講官

步里客談

太史公有俠氣故于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孟紀傳雖補綴事迹亦未盡善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步里客談三條今移入高平學案一
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

附錄

震澤記善錄曰陳齊之自言初疑逝者如斯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見告及問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卻自無所得齊之其後有詩曰鬧花亂蕊競紅青誰信風光不繫停問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蓋至此方有所自得

舍人楊先生邦弼

楊邦弼字良佐本建寧浦城人文公億四世孫也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三釋褐太學博士踰年通判信州尋以大理出持湖南漕節不務刻致甚得大體累官起居舍人使金終于中書舍人先生以從王信伯遊居吳中之震澤探極理趣唯室陳氏之亞

吳中建三賢祠以唯室與先生配著作云

隱君章復軒先生憲

章先生悊 合傳

章憲字叔度本浦城人其父甫始徙居吳之黃村龜山爲作墓志者也先生初從龜山已而從王信伯遊後從紫微隱居不仕操履高潔餘力學文皆有矩度朱漢上九重之邃于春秋學者稱爲復軒先生信伯之門唯室兄弟早死其得傳者莫如先生復軒集十卷曾文淸公爲之序今不傳其祭信伯文云滔滔者學孰窮涯涘孰致中和孰合內外孰脫章句見之行事學得其源究觀其委如立之平以評斯市蓋有得之言也先生有弟曰悊字季明亦在龜山信伯紫微之門紫微嘗言叔度兄弟學甚

勤而求之于子者甚重其將大有所成也

周先生憲

周憲字可則永豐人也從呂紫微遊而卒業于王信伯震澤記善錄其所輯也先生之自序曰某供灑埽于呂公之門大要分是非邪正明進退出處嚴辭受取予之義而躬行以盡性所言備載童蒙訓春秋說故不復錄公病日漸乃以書屬著作先生曰周憲秀才朴茂可喜有志斯道嘗蒙與進未及行而公卒曾文清公又以書申公意使行遂受業于先生二年歸見文清命以記錄時向未敢今三十年矣遺忘日多追其緒言一二以示同志

祖望謹案朱子不以是錄爲然而明王文成公極稱之要

之其中亦有可取者

知州范先生如圭

文淸曾茶山先生幾並見武夷學案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別見和靖學案

施先生庭先

施庭先字□□鹽官人也隱士德操之姪雲濠案嘗作族姪德操與橫浦爲講學友而先生受業于王信伯林艾軒嘗稱之

附錄

施彥執北窗炙輠曰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爲言之不足使言之可足卻只如此也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歎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

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卻了他不得故獨爲之舞蹈耳

又曰庭先見予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侍立七十餘日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先以爲七十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先具眼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容句

宮教宋先生宜之

宋宜之字口口不知其何所人也亦受業于王信伯嘗錄其語

侍郎曾習菴先生逮

曾逮字仲躬河南人文清公幾次子也累官戶部侍郎嘗從信伯受業其記信伯之言曰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閒自有相激發處是爲善親師友者逮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動容周旋然後知羣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學者稱

爲習庵先生有習庵集十二卷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 附翁深父

方翥字次雲莆田人也元寀之孫由施庭先以事王信伯遂有所得艾軒謂其先我聞道初艾軒嘗喜嵇阮之爲人先生笑曰當求一等人物可以同出于舞雩之下者若此等恐立不定也艾軒悚然有隱君子翁深父者先生每往從之以進士尉閩清到官三百日而去自是閩門佚宕于風煙無人之處已而有薦之者召除祕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罷遂乞外先生吐棄一切章句大畧與艾軒等亦不肯著書有所嘯詠出于偶然艾軒以爲孟浩然一種詩也周教授伯忱見之亦以爲豪傑之士其卒也艾軒爲之受弔

附錄

從兄暑爲廣東轉運副使作萬卷樓儲書十二百笥語先生曰

汝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入肝膈矣先生旣第不涉仕

途凡十八年盡讀之

敬事鹽官施庭先而與陸子靜林謙之爲友朱子過莆調先生

甚禮敬之

林竹溪㕑齋學記曰汝雲先生謂吾文如雨有則流溢四壑無

時一點也無

汝雲講友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施氏門人胡程四傳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見上震澤門人

次雲家學

縣令方先生來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

晏先生明中

晏明中字太易

陳先生戍

陳戍字可行

梓材謹案晏陳二先生謝山稾底附載震澤學案中未詳其里居師承姑附以俟攷

宋元學案卷二十九終

劉李諸儒學案表

劉絢

李籲

侯仲良

胡寅別爲衡麓學案

胡寧別見武夷學案

胡宏別爲五峯學案

劉立之

朱光庭

朱右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邢恕

子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並明道伊川門人安定濂溪再傳

張繹

馬伸——何兌——子鎬別見晦翁學案

吳給

周孚先

周恭先

晏敦復

袁溉——薛季宣別爲艮齋學案

附師薛翁　孫行簡別見兼山學案

焦瑗——沈銖——子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子炳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舒烈

孫允——子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鏜

沈銘

高閌別見龜山學案

趙敦臨別見龜山學案

童大定別見龜山學案

周純明

孟厚

馮理——子忠恕別見和靖學案

范棫

謝湜

李參

譙定

劉勉之

胡憲　並爲劉胡諸儒學案

張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馮當可——李舜臣

子心傳——高斯得　別見鶴山學案

子道傳

子性傳

張行成　別爲張祝諸儒學案

霍霖

趙彥道

唐棣

暢大隱

范文甫

暢中伯

李處遜

林大節

張閎中

邵溥

李處廉

並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劉李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程子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晉陵周氏兄弟亦爲和靖所許其後馬伸吳給以大節見亦有不稱其薪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僞命李處廉之以墨敗至于邢恕則古公伯寮之倫也與述劉李諸儒學案（梓材案程子門人自滎陽上蔡龜山廌山和靖兼山震澤各立學案外並入是卷爲劉李諸儒學案）

二程門人（胡周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先生以祖蔭爲壽安縣主簿移潞之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笞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十二三先生力爭不得遂其覈請易之富鄭公歎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侍郎韓公維樞密王公巖叟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先生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齔時卽事二程受學焉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爲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內日加重而無交敝之病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少通春秋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

斷經意作傳未就既病與李端伯言曰每曾閒時正坐端意氣

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先生曰死生常

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爾

附錄

先生殁伊川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

道興斯學于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

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

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

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

之情哉

程子曰質夫沛然

侯仲良曰明道和平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謝上蔡曰朱君顓意春秋之學甚善向見程先生言須要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爲多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

李籲字端伯緱氏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先生與劉質夫才器志尚頗相同伊川云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又云明道語錄只有端伯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端伯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先生殁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附錄

呂正字祭先生文曰子之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遂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于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子求友于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子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夭于中道使不得盡其才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李校書嘗記二程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而祭文亦有傳道之說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侯荊門先生仲良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二程子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人有欲館先生于其門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嘗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先生曰疏食士之常

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日飯僧者召先生先生不往或問之先生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搉時事則纖微皆察因遣子宏從之遊

附錄

尹和靖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說侯子論語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濃郁之味故于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疏畧時有罅縫不得于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

非但文字之粃也

承議劉先生立之

劉立之字宗禮河間人嘗官晉城爲承議郎敘述明道事迹者其父與二程子有舊先生早孤數歲即養于二程家娶二程叔父朝奉之女郭白雲稱其登門最早精于吏事云參伊洛淵源錄

雲濠謹案宋劉氏名立之者二人其一臨江人字斯立尚書主客郎中爲公是公非二先生之父

學士朱先生光庭

朱光庭字公掞偃師人嘉祐二年進士調萬年簿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升遐罷試丁艱服除爲修武令改垣曲以樞密臣薦召對呂汲公大防守長安辟簽書判官司馬文正薦召爲左正言歷左司諫右諫議給事中出知亳州復召爲給事中後知

潞州還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卒年五十八先生受學于泰山告以爲學之本主于忠信終身力行之雲濠案范內翰爲先生墓誌云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受春秋又云初受學于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云云此傳似誤合爲一後從二程于洛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深信不疑其爲諫官奮不顧身以衛師門遂名洛黨之魁蓋傑然自拔于流俗者也

梓材謹案黃氏原本先生傳在泰山學案其後補本又有傳在伊川學案一人不載兩傳先生爲程門大弟子故于泰山卷標其目而傳與附錄併入于此

附錄

傳萬年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

神宗召對言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

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溫公薦為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
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
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
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感
知遇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密勿啓沃多見施行
劉摯罷相守鄆州公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
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鄭雍攻之出知亳州
伊川哭之曰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
疑篤學力行至于沒齒志不渝于金石行可質于神明在邦在
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

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謂當大施于時必得其壽夭胡難忱遽止于此七八年閒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原注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于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

胡文定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閒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盡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宗羲案朱子言公掞文字有尺幅是見得明也然攻蘇子瞻策問有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偷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公掞

爲左司諫郎奏學士院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此等舉動與孔文仲實在百步五十步之閒洛蜀相持使小人收漁人之利只是見不明也

尙書邢和叔恕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其行事詳具宋史及邵伯溫辯誣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爲人明辯有才後更曉練世事其于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原注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伊川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頭云屢于權要處言之不知身爲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

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狽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于此也參伊洛淵源錄

附錄

上蔡語錄曰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句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語伯淳先生責之邢曰無可說先生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伊川門人

張思叔先生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初以文聞鄉曲一旦以科舉之學不

足爲道小程子歸自涪時先生年已三十乃往受業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喟然歎曰人能如此則無不可爲之事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先生與和靖也

張宋謹案思叔大約英分多故有得孟子此兩句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輠曰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即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畢柰何曰見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

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于學者即授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曰記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卻在何處思叔遂于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上也

張横浦曰惠迪吉從逆凶非于順道之外復有吉從逆之外復有凶也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或問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何以謂亂思叔曰此亂在我非在彼也使日用閒規規以疾人爲心則我之方寸已紊亂矣非方寸外復有亂也此即惠吉逆凶之意

侍御馬東平先生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因張繹求見伊川程子時學禁方興伊川固辭先生十反愈恭毅然對曰使伸朝聞道夕死何憾自是公暇日一造請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召擢監察御史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衆唯唯先生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同院無肯連名者先生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卻不受先生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爾卽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畧曰相公不幸迫于強寇使當僞號所以忍須臾死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于人而實亡趙氏之宗孰若虛受于己而實存趙以歸爾忠臣義士未卽就死者亦以

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即有屬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然後歸死司寇伏鑕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相公忠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否則九廟在天雖萬無成理伸必不能爲宋朝叛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阻明日議迎孟后垂簾迫還僞赦遣使往迎康王既即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荊湖廣南所過州縣察吏賢否與民利疚以聞乃先奏孫覿謝克家趨操不正宜加遠竄又奏黃潛善汪伯彥罪惡撫其所爲誠辜倚任陛下隱忍不肯斥逐中原遺民罔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耶疏入留中明日改衞尉少卿辭不拜移疾待命二相恚甚必欲殺之責以言辭不實降監漢州酒稅漢近敵境先生怡然就

被而行死道中天下識與不識皆寃痛之明年廣陵陷黃汪始以誤國竄殛乃召先生爲衛尉少卿未知其死也尋加直龍圖閣後以胡文定安國言贈諫議大夫先生天資純確問學淵源勇于爲義而所蘊深厚每日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嘗曰吾志在行道若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而道不可行也山東已擾家尙留于鄆嘗稱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溝壑乃吾死所也門人何兌爲辰州通判覩邸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他人莫預兌卽徑取先生事狀達尙書省檜大怒下兌荊南詔獄坐削官竄眞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

待制吳先生給

吳給字敦仁□□人嘗爲左司郎官見建炎時政記

梓材謹案先生爲伊川門人官至徽猷閣待制見道命錄

鹽場周先生孚先

周孚先字伯忱晉陵人雲濠案伊洛淵源錄作毗陵人與弟伯温俱從伊川學伊川嘗謂先生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其後俱由鄉薦入太學先生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不就後丐祠伯温終坑冶官

坑冶周先生恭先

周恭先字伯温伯忱之弟也初見伊川伊川曰從事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先生問何如可以自得曰思曰睿睿作聖須是于思慮間得之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伊川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兩兄弟由

鄉薦入太學氣質不少異尤篤于信道釋褐授坑冶幹官每以
沽名爲戒謂子孫曰吾歿後毋爲誌文碑銘以重吾不德終身
恬于進取修

侍郎晏先生敦復

晏敦復字景初臨川人元獻公殊之曾孫也少學于小程子第
進士累官權吏部侍郎請謁不行銓綜平允凡四選格法多所
裁定除給事中在職二月論駁二十四事人皆憚之具拜吏部
侍郎檜始拜相制下朝士相賀先生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及檜
倡屈己許和之說先生爭甚力又與張燾等廷爭之檜使所親
諭曰能曲從兩府地旦夕可至先生曰薑桂之性到老愈辣終
不爲身計誤國家卒不能屈先生静默如不能言及立朝論事

鯁峭無所顧避帝每稱曰卿可謂無忝爾祖矣

進士袁道潔先生溉 附師薛翁

袁溉字道潔汝陰人少嘗學于河南二程先生舉進士免官避地口州西山中建炎初羣盜劫山先生又避于京房山谷閒王彥卿即其廬就學李靖兵法先生謝不告轉徙山南時進士屢試宣撫司或勸就試求官先生曰官不可苟求也移居富順鄰家薛翁以賣香自給鄉里莫詳其趨步先生以刺謁之薛翁慢罵不應先生固已疑之矣積日屢造其門薛翁喜而見之先生與之縱論六經薛翁曰子學已博然寡要夫經所以載道而言所以明道何以多爲先生謹受教薛翁喜因以所學授之自是先生所爲益純粹近古由關至夏口岳開府飛欲延致幕下先

生見而出語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難乎免矣因家于荊州往來夷陵秭歸諸郡與士大夫言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病作殁于二聖寺年七十無子先生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弈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于易理尤精邃未嘗輕以示人樂善孜孜蓋天性然也與王樞密庶故善樞密家有伊洛遺書先生欲傳未能俄而樞密死先生不遠千里從其諸子傳錄書畢遂行靖康後天下兵荒甫起鄉社義兵所在猥保先生累以奇計破賊蓋先生當需才之際文章智畧皆足以資世用乃百不施一竟以窮死是可哀已薛艮齋季宣其高弟也嘗爲之傳且曰先生以所學纂一文字凡四類曰理曰義曰事其一則忘之矣

參薛浪語集

梓材謹案此傳本艮齋所作先生傳少學于河南二程則本之艮齋學案主一案語第攷呂范諸儒蘇季明傳云請二程受學二程謂小程子蓋以明道爲大程郎以伊川爲二程也此二程則亦小程之謂耳

布衣焦公路先生瑗

焦瑗字公路山東人也嘗遊伊川之門以避地至鄞高憲敏公趙庇民童持之輩以其所得共證明之其所言多與楊氏合于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史忠定集言先生以布衣入錢塘聲稱滿朝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用和靖溪上諸老欲薦先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尊禮之已而先生來寓大涵之菴居人頗藉藉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惰出與物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而習爲夷居之流者甚且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已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則已心

折及詳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之譽為不虛及先生歿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為先生弟子也補

進士周先生純明

周純明字全伯宣渊人都官長孺之子也長孺受業康節早卒康節撫先生如子教之讀書因為求昏于伊川康節歿先生從伊川卒業喪其嫡母又有所生母之喪疑于為服為口伊川亦未決康節之子伯溫以問司馬溫公溫公答曰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

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別爲服也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所謂道同月者也今律令嫡繼慈養諸母皆服齊衰三年則固當同服而設位則當于他所蓋喪服小記妾祔于妾祖姑是其尊卑不可混也伯溫以語先生遵而行之

孟先生厚

孟厚字敦夫洛人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蓁穢不治嘗獻書于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没事生非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先生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彦

明固所願見如恩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恩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先生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馮東皋先生理

馮理字聖先汝州人自號東皋居士陳恬叔易爲作誌文尹和靖再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和靖學涪陵記善錄者也和靖稱東皋見伊川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伊川問之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伊川曰頤亦有一奇特事請問之伊川曰每食必飽參伊洛淵源錄

范先生棫

范棫雲濠案一作域洛陽人程子門人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二程遺書伊川祭文後載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云

博士謝先生湜

謝湜字持正金堂人登元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小程子之高弟也著有易記

謝山答臨川雜問曰謝湜于宋儒林中無所見尹和靖語錄云蜀人謝湜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講此則當與劉絢同時胡氏行輩稍後之矣今觀其書亦無甚精蘊以之備春秋一種可耳湜嘗赴京先至洛見程子問以何往答曰將試學官程子曰求爲人師而試之乎湜遂不行事見遺書則當以布衣終也

李先生參

李參

梓材謹案先生端伯之弟學于伊川嘗集程氏春秋說附
見武夷學案茅堂傳

徵君譙天授先生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佛後學易于郭氏郭氏世家爲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蓋象數之學也先生後至京聞伊川講道于洛特往見之得聞精義造詣深至浩然而歸靖康初中丞呂好問薦于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高宗即位許翰又薦寔甚與中貴人鄰饋以衣食不受潛委金去先生袖而歸之上將擢用會金兵至不果復歸蜀愛青城大峩之勝棲遁其中蜀人敬禮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後以易學授劉白水勉之

胡籍溪憲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先生之餘意者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二云有及相隨從而不得置之弟子者如譙定之于程門是也是先生在程門私淑之列于諸弟子當分別載之然謝山于劉胡諸儒序錄言籍溪與白水同師譙天授于趙張諸儒言魏公常從譙天授遊皆自先生以上溯伊洛則先生固程門一大宗也萬氏儒林宗派固以先生爲程子門人

翟先生霖

翟霖正叔先生之徒也嘗送正叔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正叔令轉倚勿背乃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正叔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或因質此語龜山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輕忽人

梓材謹案出畏本在龜山語錄移以立傳

承議趙先生彥道

趙彥道程氏弟子 參備林宗派

梓材謹案先生蓋字景平取王道平平之義有問答語見程氏遺書

雲濠謹案祁居之論尹和靖之說云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承議當即先生

秘書唐先生棣

唐棣字彥思宜興人 雲濠案一作毗陵人 官祕書丞有語錄一卷見遺書參伊洛淵源錄

暢先生大隱

暢大隱字潛道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書言先

生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于此蓋未有得也同上

范先生文甫

暢先生中伯合傳

范文甫暢中伯二人不詳其名見唐彥思錄同上

舍人李先生處遯

李處遯字嘉仲洛人見唐録後爲中書舍人溺死維揚同上

林先生大節

林大節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言其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同上

張先生閎中

張閎中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伊川文集同上

梓材謹案以上七先生盡皆伊川之徒

待制邵澤民溥

邵溥字澤民百源之孫子文之子也進士第靖康初爲戸部侍郎高宗踐祚以例貶官紹興中復待制宣撫川陝師事晁崇福

梓材案原文作師事崇福十二父崇福盡晃子止從父詠之之道奉祠崇福宮而終故謂之崇福云詩文早有能聲有邵氏集十二卷參郡齋讀書志

梓材謹案澤民嘗及伊川之門謝山學案劄記云大宋受命之寶建隆開基所創也圍城中副留守邵溥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迎大元帥于山東以爲獻故序錄言其委蛇僞命則有媿于師門家學者矣

縣令李□□處廉

李處廉者永嘉令也紹興七年以贓敗詔貸死籍其貲論者以之攻伊川（梓材謹案…）

梓材謹案是條本係謝山學案劄記以之爲傳列于小程子門人之末亦瑕瑜不妨並見也

荊門門人 胡劇三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別爲衡麓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別見武夷學案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別爲五峯學案

和叔家學

邢先生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東平門人

通判何龜津先生兌

何兌字太和武陽人官于辰陽始爲小吏南方會東平馬先生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爲屬因授以所聞中庸于程

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既東平以言事謫死先生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己端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于他經亦無所不學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晚以東平移書僞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己功遽繫詔獄削籍投荒終不自悔以卒其身先生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取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其子叔京屬晦翁爲之記 參朱子文集

雲濠謹案學案東平原傳以先生爲邵武人邵武府志則謂上龍人重和元年進士謝山底本剳記載何兌龜津易傳龜津其自號也易傳今佚見朱氏經義攷

道潔門人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別爲艮齋學案

知州蔣先生行簡　別見象山學案

公路門人

簽判沈公權先生銖

沈銖字公權定海人紹興五年進士簽書鎭東軍判官終承務郎嘗學于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莊敬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于家行尊于鄉面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先生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先生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墮先生家法子煥炳　補

沈先生鍠

沈先生銘合傳

沈鍔沈銘簽判弟兄弟皆焦先生公路之高弟也其事公路終日拱立不以其學成而假借公路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補

梓材謹案此傳自謝山所作焦先生傳分立之原文但云沈簽鈐兄弟先生之高弟也二先生之名據沈氏譜補之

憲敏高息齋先生閌

教授趙庇民先生敦臨

通判董持之先生大定並見龜山學案

東皋家學

知軍馮先生忠恕別見和靖學案

天授門人

簡肅劉白水先生勉之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並爲劉胡諸儒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知州馮縉雲先生時行

馮時行字當可蜀人嘗從譙天授遊紹興間以奉禮郎召對言和議不可信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忤旨秦檜遂謫先生知萬州尋抵以罪 參史傳

梓材謹案程沙隨述先生嘗言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用號縉雲先生其學傳于李舜臣又案先生之文號縉雲集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 別爲張祝諸儒學案

龜津家學 胡周四傳

縣令何臺溪先生鎬 別見晦翁學案

公權家學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徵君沈先生炳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公權門人

進士舒先生烈

舒烈鄞縣人乾道八年進士受業沈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其先人嬾堂中丞亶也補

梓材謹案此傳謝山兼敘嬾堂今節之爲立傳于士劉諸儒樓氏門人之末

教授孫先生允

孫允鄞縣人監嶽吉甫之父也從鄉先生沈簽判學學以真實爲本教授鄉校者十年參至正四明志

縉雲門人

宗正李子思先生舜臣

李舜臣字子思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紹興末張魏公視師江淮先生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有治聲教授成都府改知饒州德興縣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開詁學講說邑士皆稱爲先生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嘗會布呂惠卿初用必誣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先生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僅所筆削類此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

中起乾坤中晝爲誠敬坎離中晝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子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參史傳

梓材謹案黃勉齋爲貫之道傳墓志云自宗正公以文學行誼爲學者師誨諸子必以聖賢爲法

教授家學胡開五傳

監嶽孫吉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子思家學

侍郎李秀巖先生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子思先生長子也慶元初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以薦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

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爲工部侍郎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于此極也願亟降罪己之詔以回天心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初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先生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畏齋項平甫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辯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辯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參史傳

微之語

陳瑩中諸公但攻荆公坐象爲僭不知三代典禮大享先王功臣皆與享焉則尸象必不立受今不論其學術之乖戾而第以坐視人主之拜跪爲逆禮此學術不醇之過也

梓材謹案盧氏藏底謝山于是條標云入微之學案是謝山本爲先生立一學案而序錄無之故以其家學並入于此

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

道命錄序

嘉定十七年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

今百四十年矣愚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悖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學即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岐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憸邪讒諂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歎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閒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

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爲之而非侂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也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覩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于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必

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禍福之際于道學也其庶幾乎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子思先生中子也雲濠案先生由隆州徙居吳興先生少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由進士第調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先生先生以義折之棄官歸曦平詔以先生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時累遷著作佐郎首言人才之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義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語

侵先生先生不爲動以著作郎出知眞州提舉江東常平與漕臣眞西山賑饑窮冬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擢宣州守行朱子社倉法入除兵部郎官辭未就李楠視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鎭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賜諡文節先生與兄弟相視如師友故其一家之學言論操履一歸于正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子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于踐履氣節卓然于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于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與西山造焉臥榻屛閉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愼獨如此 參史傳

梓材謹案魏鶴山爲度先生周卿墓志云爲鈐屬爲華陽又得與成都范文叔季才少才少約豫章李思永延平張

子貢漢嘉薛仲章同郡程叔達李微之貢之磨安宋正仲漢嘉鄧元卿相與切磋于義理之會是先生兄弟固二江諸子學侶也

雲濠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云古人師弟之間相從不苟故有晨尊私淑而不害其爲弟子者如胡文定之于大小程子乃私淑之楊謝諸公之學又李文惠公之于朱子是也文惠當是文節傳寫之譌四川通志作文靖又案宋史瑞州李尚書大性論文惠孝宗朝與陳止齋等以言事去然未言其私淑朱子也

少保李成之先生性傳

李性傳字成之子思先生之季子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先生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請復古喪制官至權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參史傳

秀巖門人胡周六傳

簽樞高恥堂先生斯得別見鶴山學案

朱氏續傳

長史朱白雲先生右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終